

# 先秦儒家自我圆成的审美境域

黄文彩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先秦儒家美学孕育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他们秉承自我修养与健全人格的形成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也是探求真、实现善、创造美的过程这一观念, 以追求道德至善和成己成人、平治天下的圣人境界而实现自我的“圆成”为旨归。因此, 儒家审美有着明显的自成性及境域化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自我审美修养、自我审美和谐以及自我审美人格三个层面的圆成, 层层递进, 所展现的是一种审美化生存的境域。

**关键词:** 儒家; 自我圆成; 人格; 审美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060-06

受西学影响, 我们往往过多地从理论知识体系建构角度出发去解读儒家美学, 呈现出形而上偏离当下生活的趋势, 这容易致使儒学中最为核心的生活和情感内容被抽空了。美学与哲学最大的区别是, 美学更为感性, 而哲学更为理性。严格意义上讲, 儒家美学实际上是审美学, 是一种教会怎样做人的学问, 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 所展示的是一种审美化生存模式, 我们必须还原到生活实践和情感境界才能真正理解其精髓。先秦儒家美学最为可贵的就是巧妙地把以群体为本位的道德伦理转化成为个体自我追求的审美理想并得到实现, 把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转化为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 通过个体在生活场域中的自我修养、自我和谐以及自我理想人格之建立, 解决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追求达到人格理想境界, 最终实现自我的圆成。这种自我圆成的审美方式, 已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最主要的一种审美模式, 而儒家所追求的真善美合一的圆成之境也是一种人类共同追求的澄明之境。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当代美学的一个路向, 儒家的自我圆成的审美思想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 对当代人精神生活也有安顿作用。

## 一、儒家安身立命之道——自我的圆成

儒家思想立足于人, 并最终指向人, 所以人认识并实现自己的内在本性至关重要。“以儒家人学(人本论与人格论)为内涵的儒家美学认为: 美的根据在于

人, 在于人的伦理人格。当这种伦理人格具有了一定的感性形式, 给人一定的情感体验之后, 就成了美, 儒家之美就是这种伦理人格的感性体现。审美是一个自觉、自律地使自我日臻于完善的过程。这种审美思想核心就是‘自我’。”<sup>[1](57)</sup>儒家对自我的认识是建立在道德主体及其道德体系和规范的符合之上的, 故《中庸》曰, “成己, 仁也”, 认为“自我”的本质是仁, 首先是对己之德的要求, 即修身, 通过自我修养去追求理想自我人格的实现; 其次还要求将仁爱之心外推, 强调在社会集体的土壤中获得自我完善。因此, 儒家的自我是作为一种过程而存在的, 表现为道德自我的造就过程以及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性过程。儒家关注自我, 主要是关于如何成人、做人的问题, 作为主体的自我在审美中与客体的关系是主客统一与合一的关系。其中, 自我占主导地位, 也就是说, 要解决的是人自身的问题, 而不是客观对象的问题, 所谓认识实质上都归于对人的认识, 有关自然界和客体的问题最后都要落到人的存在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上来。儒者说的“诚者自成”, 所谓“诚”是自己完成的, 而不是通过外力而获得, 这是自我人格完成的重要部分。

因此, 在儒家思想中, “自成”是一个关键词, 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由自己努力来完成。《论语·泰伯》曰: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成”意即“圆成”。“圆成”原是佛家常用语, 本意指功德的圆满成就。佛教“圆成”的境界是涅槃, 是智慧、道德和幸福的圆融的最美的境界。而“圆成”之于儒家则是崇尚道德至善, 追求

成己成人、平治天下的圣人境界。德福统一也就是康德所谓的“最高善”，亦谓“圆善”，对于“最高善”或曰“至善”的追求，儒、道、佛三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通向真善美的统一圆成。先秦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他们对人生的关注是以人伦道德关怀为起点的，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极富审美韵味。“以‘仁’为本实际上肯定了万物都是一种生命的存在，生命之间息息相通，由此构成一个生命整体。通过仁的世界，我们看到了儒家人生理想中透出的审美之光”。<sup>[2](18)</sup>中国文化哲学的超越性指向的是真善美这一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组合，人们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就是对真善美统一的追求。关于美和善的关系，孔子将两者作了区分，不过，以仁为美，实质上是以善为美，也就是《论语·八佾》说的“尽美矣，又尽善矣”。儒家的终极理想，总是和道德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在知真、得美之后，追求至善的圆满境界。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虽不是宗教，但却有“极圆成的宗教精神”，<sup>[3](103)</sup>此外，“圆成”也是牟宗三前期儒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今言圆成世界，则融有向于无向，即将其向反而融之于本体之自身，而单自本体之如处以言和。此和即圆成。立于礼成于乐之谓也。万物皆在理(当然之理)中立，皆在乐中成。成者圆成也。”<sup>[4](314)</sup>生命活动与文化表现都有兴发、自立、圆成的过程，“成于乐”表明圆成的审美境界，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在研究儒学时也提出了“自我的圆成”<sup>[5]</sup>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家思想最为高明之处，就是将着眼点放在了“自我”之上，对人、生命、社会的进行深入思考，这也是它具有超越价值和无限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儒家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道德实践而达到“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的真善美合一圆成之境。孔子的“知天命”、“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就人生境界的追求而说的，这是孔子对自己追求真善美的生活总结。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有人格、就是道德的人，我们把自己造就成有人格有道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从潜在的道德人格到现实的道德人格的转化过程，“对自我实现的终极关怀，实际上需要一个内在的道德转化和精神转化的无止境过程”。<sup>[6](211)</sup>儒家“自我”形成的终极目标是超越世俗的圣人人格境界，有了人格理想，道德就会上升为审美追求，成为内在的精神需求，变成自觉自为的实践。因此，人格境界本质上是人格的自我完善，必须诉之于

躬行践履来完成和实现，同时也是超越功利的、至善至美的审美境界。于此，个体自我进入了人生与艺术的圆融之境，实现了圆成。

## 二、自我圆成的审美境界化构成及其特点

儒家的自我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决定了圆成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因此儒家的意义包括人生的意义总是随境域而生的。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和郝大维认为儒家的“自我”是一种“焦点—区域”式自我，“由特殊家庭关系，或社会政治秩序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特定的环境，构成了区域，区域聚焦于个人，个人反过来又是由他的影响所及的区域塑造的”，<sup>[7](44)</sup>“焦点自我是不可能独立的，焦点自我的结构与连续性是内在的，是其固有的，来自于环境，并始终与环境不分离”。<sup>[7](48)</sup>自我不能自身定义，而是在与他者的关系的整个境域中生成意义，因此人生及生活是一个境域化的构成的世界，事实上，儒家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概念化和境域化。仁本身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德目，而是一种境界性的状态，就连孔子也认为对仁进行言说是很困难的，正因为如此，仁就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仁的意义是场域构成并依据不同的时机显现的，仁的实践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真正的君子在践行仁的过程中必然是“时中”——在那一时刻，恰恰落在了那里，不偏也不倚，这就是的“中庸”。然而道德就是通过“时中”“时变”“时积”的流动过程中实现自我迁化的，两头是很难把握的，所以“中庸”并不是像常人理解的“折中”“骑墙”之意，也是一个饱含时机性的境域化境界。仁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仁的境界实际上可以是“天人合一”也可以是“物我合一”的境界，是由各个以自我为焦点投射所构成的审美场域构成的秩序。所以，儒家强调中庸就是为了避免人的情感机制从根本上被定向化、道德规范化和非境域化。因此，实现自我、境域缘发、即境构成是儒家人生审美生成的方式。儒家自我圆成的审美境界以自我为轴心，主要分为三个层级：自我审美修养的圆成、自我审美和谐的圆成以及自我审美人格的圆成，这三个步骤指出了通向终极审美境界之路径，构成一个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

### (一) 自我审美修养的圆成

自我修养就是主体把外在的道德规范或道德目标

内化为自己的道德素养,再外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获得仁的途径就是自我修养。自我修养是人自觉走向审美的第一步。

儒家认为人不同于禽兽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于人有道德,因此,对于人来说,自我的道德发展是做人的首要任务,人只有完成道德发展之后,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人能审美的先决条件。要提高道德水平和完成道德人格,除了推行道德规范外,更重要的是倚赖于个人长时间的自觉道德修养。对此,孔子主张“克己内省”“身体力行”,孟子认为要“存心养性”“反诸求己”,而荀子则要求要“化性起伪”“积善成德”。可见,儒家都强调道德是建立在人的自我约束基础之上的。儒家以仁作为人之根本,就个人来说,就是自我道德人格的修养,并以达到“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境界为目标,最终实现自我超越和生命价值。何为仁?孔子曰:“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是仁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旨归,其次仁爱应是人的自觉行为,强调人自我的内心修养。随后孔子又指出了做到仁爱推己及人的两种有效方法,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而仁还有另一个定义,就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外在的礼以内在的仁为基础,以仁来维护。孔子“以仁释礼”是为礼寻找一种内在的情感依据,使礼也成为自觉的道德追求。仁还是理想人格的特征,因为圣人、贤人、君子都是仁人,具有仁的品质。仁作为伦理理想,与审美是相通,孔子认为艺术和美使人得到熏陶即“游于艺”,而主动向往仁的境界,从而促进理想人格的养成。在礼乐思想的指导下,追求和谐,以达到整个宇宙的和谐。实际上,孔子的仁便是内圣之学,内在修养达到圣人之境。仁就是爱人,爱使仁具有了美的情感要素,这样伦理道德人格也就可以成为美的依据了。孟子也有“充实之谓美”之说,认为美是人内在修养的充实,在这里美是被解释成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因此,可以说:“人生修养是一种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美化的过程。”<sup>[8](4)</sup>

## (二) 自我审美和谐的圆成

“和”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最正常的状态、最本真的状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状态,体现出了天人之间的亲和合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执中协调,以及个人的生命形态的调和。儒家认为“中和”是社会美、自

然美、艺术美的最高原则。所以,“中和”也就成了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所期待的一种至高的审美原则和所追求的审美境界,更是一种自我生存的理想状态。儒家更多的是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去阐发“中和”之美的,从结构上看,这个“中和”包含三个向度:一是自我中和,即指人的精神境界的自我中和;二是天人合一,即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三是社会中和,即指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自我中和强调的是个人人格,天人合一、社会中和主要是指自我在处理与万事万物等对象的关系时的一种合情合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的为人处世原则和状态,以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所应遵循的整体原则。“天人合一”“社会中和”要通过“自我中和”的自觉自为来实现。“自我中和”属于个人自觉和自我修养之范畴,然而,儒家入世哲学的特质决定了其终极目标不在自我上,不在于独善其身,而在于整体中和,儒家的根本宗旨是通过成就自我,造福社会,实现整体和谐。因而自我就被赋予了一种谐世功能,“中和”也就成为伦理价值的判断和审美价值的尺度,同时也是自我的谐世原则和审美理想,这一理想终极指向的是整体的和谐境界。

自我和谐首先是对中庸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君子从情感上戒慎恐惧,无时不中,即时常居中庸地位,而别于小人。“中和”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原则,是道德完美的理想表征,可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原则的实现能使社会生活中各种相互矛盾的事物和谐统一,但能否实行,关键还是落在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上。孔子说的“文质彬彬”实质也就是中和之美的显现,这便是君子之理想人格所应具备的品质,也表明“美善统一”才是适度的。中和的人格美强调的正是情感与道德、心理与伦理的和谐统一,同时也包含着个体内外和谐统一,即身心合一,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灵与肉之间的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统一,这是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的有效方法。自我和谐其次是指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人与人的各种现实关系的和谐。儒家认为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儒家强调“允执厥中”,以行事不偏不倚、个体与社会和谐统一为最高审美准则。儒家既强调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但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人们必须在礼的节制下,实现情感与道德、人伦与人格、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可见儒家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和谐美,也突出为人处世的中和之美。另一方

面，中和又有着一种相与的功能，即相反相成，对立、差异的各方在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中参与对方的生成演变过程，既在成人成物中成己，又在成己中成人成物。在己与人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忠恕原则，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和感受，以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这是实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这意味着成就自己是在成就别人的共生关系中实现的，“中和”体现的是人性、人道、平等、尊重，也是构筑道德伦理大厦的重要支柱，更是追求和衡量人伦关系、人格完美的审美标准与审美尺度。这是做人的学问，是生活艺术，也是人生哲学。自我和谐最后还包括天人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天地万物融洽相处，是主体与客体融合的一种中和的审美状态。儒家认为，天与人相通且具有同一性的，即天人合德，只要尽心知性，认识自我的本质，进而把握天的本质，也就认识了万物的本质。天人合一是尽人性、尽物性、至诚、至善、“赞天化育”的高度和谐境界，也是君子自觉追求的人生境界。但它的实现，不在天，而是在人，在于自我。儒家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实现个人生命与宇宙之流的融合为一，以体验宇宙真、善、美的圆成，是人生的最高境域。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人生的终极理想，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超越物我，在物我一体的和谐境界中找寻到生存的意义。因此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天然就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地、人、物是彼此间相联系的一个整体系统。《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表达的是天、地、物、我整体和谐的智慧。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正蒙·乾称》）我爱自己的亲人，进而由推己及人，爱人民，爱自然万物，仁人君子把自我与他人及天地万物看做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程颐则主张万物与我一体，没有分别。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推广，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人我、物我区分的“天人合一”之境界，如孟子所讲的“万物皆备于我”，指的是个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这种境域，人就体会到了其中莫大的快乐。在中和思想的主导下，儒家将自然精神化了，在他们眼中，自然不仅是客观的自然界，更是人化的自然，这种自然已成为寄托情怀的场所，使人们有自我舒展的空间，并且成为审美活动产生的源

泉。孔子山水比德的思想，开启了将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相联系的传统，绵延至今。可见，儒家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一种快乐，一种最自由的也是最美的境域。

因此，“中和”是主体自身以及与客体融合的一种和谐的审美状态，其主旨是让人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培养理想人格，成为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达到高度和谐的境界，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伦理道德色彩浓重，“中和之美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精神和艺术原则的要求与体现，其内在依据实际是道德的而非审美的，是将理想的道德状态升华为审美形态的结果，所以与其说是一种审美追求，倒不如说是道德精神使然”。<sup>[9](36)</sup>

### （三）自我审美人格的圆成

儒家关注人，实质上就是关注理想人格的造就问题。儒家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以实现理想人格为目标的实践哲学，追求一种“内圣外王”的人格境界。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是道德趋于完美之人，圣人人格境界的实现具有“自成”性的特点。

君子乐道，“乐道”传统在儒家传统一直是延续的，伦理道德是人格美的本源，是自我的超越体验，同时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凡人，都有达到至诚、至善的天人合一之境界之可能。孔子称赞“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后自周敦颐开始，中经二程、朱熹，一直到王阳明，都以寻求“孔颜乐处”作为自身趋向理想人格的目标。孟子指出“君子有三乐”，以由仁义获得后的情感快乐为君子人格境界所在，荀子所追求的欢乐是君子之“乐得其道”，也就是得道时的快乐。儒家认为道德人格的最后完成，必须得到人的感性欲望的支持，理性而又不乏感性，自然而然、专心致志地去追求道德，达到乐的阶段，这样道德才会成为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追求道德也才会成为一种快乐，修行到此，可以说道德人格就算完成了，也谓“成于乐”，道德的人格便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审美的人格。这种审美人格是一种完满的人格，即它对善的追求是发自内心的、全面的，是理性和感性兼而有之的需求。人只要根据至诚尽性原则，坚持慎独自修，用超道德的审美心理和悦乐情怀审视自然、社会、人生，就能进入一种“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是物我合一的至仁至善的理想境界，既是善的境界，也是美的自由境界。这就是儒家美善合一的人格理想，有

了这理想,道德就会上升为审美追求,变成自觉自为的实践,成为内在的精神需求,同时也是超越功利的、至善至美的。孟子高扬了个体人格之美,他将人格层次分成“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面,从“善”境上升到“神”境,将人格神圣化了,“神”是人格之美的最高的境界,而且神秘莫测,所以是常人难以把握的境界。对于人格,在孟子看来,人格之美的修养就是人的内心深处寻求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美的境界远不是最高的,还有更高的追求目标。他所设计的人格有义以为尚、独立特行、刚毅豪然、自强任道等的豪杰人格,雄壮而伟岸。也有“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崇高人格精神。孟子还提倡以“养气”达到人格美的实现,他所说的“浩然之气”是充塞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之气,是由内心之道义迸发出来的浩然正气,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精神,它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人格境界本质上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是审美境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把人格建立在这种超越世俗的人格境界之上,有着自我伦理道德认知与自觉修养能力,达到与天地并流、天人合一的高超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无我之境,后来也发展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意境,对后世中国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 三、自我圆成的当代意义

儒家自我圆成的审美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具有人文指向作用,对现代美学体系的构建也有重要启示。儒家自我圆成的审美方式突出主体“自我”,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域为旨归,这体现着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特点,即不主张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而是二者的统一或合一,定型了中国传统美学思维方式,对丰富中国美学精神具有巨大的作用。其本身包含着三个维度,首先是关注主体自身,其次是体察客体,最后是追求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谐。这使中国传统美学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因此,中国美学有着既关注现实、又关注内心精神同时又兼顾内心精神与外在世界融合的传统。这种审美方式表现出高度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它克服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弊端,极具生机与活力。美与善始终是美学的核心问题,

高尔基认为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当代西方美学呈现出向生活伦理回归的趋向,而儒家思想本身就有丰富的伦理资源,他所提供的人格理想和自我修养的品格,一直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的完美统一,形成了“崇高人格美”和“比德自然美”等美学范畴以及审美化生存的思想,长存于中国美学和艺术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先秦儒家美学的意义,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特别是对现代伦理美学、生态美学、生命美学、生存美学的建设意义重大。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巨大富足,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比如工业化带来人的道德沦丧、环境污染以及人种退化等,重建人文精神、重塑价值观以实现人类救赎的呼声愈来愈高。失去了人文精神的支撑,美学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而先秦儒家伦理美学有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和韵味,以人为本,以“仁德”为成人之本,强调自我修养,而使人格美自觉生成,它是超越了本能生存的需要,超越人的自由自主的需要,这种需要所追求的是一种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创造出来的超越性价值,而直指人的生存意义。儒家伦理美学从人生的角度关注美的问题,较之于形而上的纯美学,更能抓住人文精神的主题,更富有人情味,更能给现代人以人文启示,从而成为探索新型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促进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思想宝库。

儒家自我圆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审美人格的影响深远。儒家自我圆成的审美思想在解决人的问题上至今仍有其重要意义。匡亚明认为当今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精神的推崇;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德、贵和思想的汲取;在人的自身身心关系问题上,则主要表现为自觉、自在、自由心性的充实与尽心知情、知天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追求。作为传统的先秦儒家审美思想,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中,彰显出其历史文化价值,对整个中华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健康民族人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由于受到多元文化思潮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响,失去精神家园的当代人出现了观念迷失、道德失范、道德危机、人格危机等严峻现实。面对种种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价值导向,化解各种冲突和危机。出现冲突和危机的主因是人,化解冲突和危机的突破口也是人,而人格则是人的行为和行

动的主导，因此，面对当代各种冲突和危机，必须对人进行全新的人格重塑。儒家自我修养、追求“仁德”和人格境界，对民族个体人格的塑造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它形成的伦理理想规范融入了华夏儿女的血液中，成为积淀，打造了典型的民族性格理想，体现出崇高的人格美。伦理学和美学在人的终极追求上是一致的，都是追求自由，道德和价值始终都是美存在的意义和前提。在当今意义缺失、世风日下的时代，美堕落成娱乐，不再关涉价值与意义，艺术庸俗化而不再触及人的尊严和崇高，美开始走向困难，人也会跟着堕落，这时儒家伦理美学更闪现出耀眼的光辉，对美该何去何从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未来的人将是既善又美的人，未来的社会将是既善又美的社会”。<sup>[10](263)</sup>人始终都会有理性，社会始终都需要道德、美始终都需要有理想。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和谐之源，先秦儒家自我圆成的审美思想既可以丰富中国美学精神，同样也可以丰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内容，还可以在价值取向上具有范式意义和借鉴作用，

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 参考文献：

- [1] 成复旺. 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2] 李天道. 中国古代人生美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3] 牟宗三. 中国哲学的特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4] 牟宗三. 认识心之批判·下册[M]. 香港: 友联出版社, 1957.
- [5] 安乐哲. 自我的圆成: 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 [6] 杜维明. 杜维明文集·第三卷[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
- [7] 安乐哲, 郝大维. 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 [8] 王建疆. 修养·境界·审美——儒道释修养美学解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9] 吴中杰.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范畴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0] 陈望衡. 审美伦理学引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The self-harmony aesthetic realm of pre-Qin Confucianism

HUANG Wenca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 aesthetics gestates rich life wisdom. Self-discipline and perfect personality is formed by self realization process, which also explores the true achieving good and creating beauty realization process. It pursues the highest good and Saint realm of fulfilling oneself or others, governing society than realizing self-harmony. Therefore, self-harmony and realm ization are the Confucian aesthetics' features. The three primary parts: aesthetic accomplishment of self, self aesthetic harmonious realize complete and self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 personality show a kind of aesthetic realm of survival.

**Key Words:** Confucianism; self-realization; personality; aesthetic

[编辑: 颜关明]